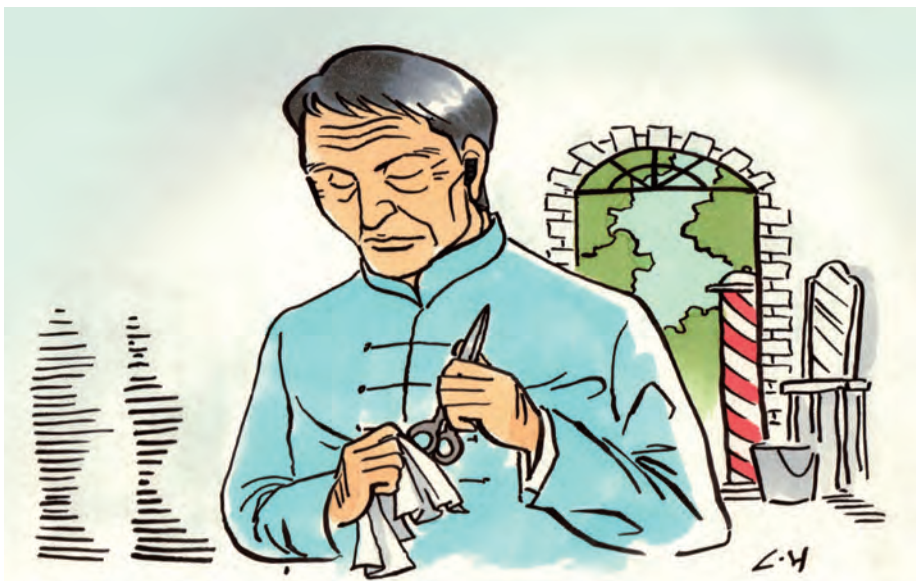


理发师

□ 陈国庆（江苏南京，职员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在老家宣城的时候，东门大街最热闹。“双桥落彩虹”之一的济川桥两边更是热闹非凡，人都挤不动。桥头堡旁边开了很小的一个理发店。窄巴巴的一间，放了两把椅子，只有一把是理发专用椅。门口放着洗脸架子洗脸盆，架子上搭着毛巾。门外放着个煤球炉，水壶吹着口哨，水仿佛永远是开着的。两块方镜子前，有个长条桌，上面放着剃刀、剪刀、推子、刮刀、长毛刷、吹风机等理发用具，长方形的盒子里，还放着掏耳朵的耙子、长镊子和转毛球。镜子边上还挂个漆黑的长条帆布，相当于磨刀石，是磨刮胡刀的荡刀布。

理发师只有吴师傅一个人，摸约六十来岁，也没见他带过徒弟。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，也没人叫他“吴师傅”。他耳朵边戴着个助听器，别人要大声对他说话，大人小孩都叫他“吴聋子”。他听了也不会生气。“吴聋子”很会理发，生意很好，常常要排队等候，大多是中老年顾客。

“吴聋子”虽然听力不好，收音机却整天开着，不是国内联播快讯就是国际新闻，声音开得老大，隔壁卖包子的小伙计都烦躁死了，“吴聋子天天放新闻，从早到晚，震得檐尘灰直掉。你放个黄梅戏我也相信你啊。”卖包子的是安庆人，喜欢听戏。

“吴聋子”早年理的是“包头”，这个“包头”不是指发式，更不是城市名。“包头”是说他包下了附近街坊邻居几十个老少爷们的脑袋，定期上门清理。每天早晨，他收拾得整整齐齐的，夹着个小包袱，包袱里包着推剪、剃刀一类家伙，静悄悄地出发了。一天能理七八来家。理完了也不需要马上给钱，两个月结一次账。后来经人介绍，“吴聋子”进了“人民理发店”，大集体性质的，干了一二十年。改革开放时，私人理发店遍地开花，多如牛毛，人们都不到传统手艺的“人民理发店”理发了，生意不景气，工资都发不出来。“聋子”下岗了，“人民理发店”把房子卖了，十

几个职工，每个人发了几千块钱的散伙费，“我们经理哪叫个人！干了大半辈子，几千块钱就打发了，能搞么事！”“吴聋子”要养活家小，没有别的手艺，就在大桥头租了一个长天天的门面，开了个理发店，一千又是十多年。

老实说，我觉得“吴聋子”理发的水平一般。真正能留住回头客的是刮胡子、修面、掏耳朵，那番细心收拾，真是舒服。理完发洗完头后回坐在理发椅上，“吴聋子”放倒椅子，顾客平躺在椅子上，他烫一块滚热的毛巾轻轻地覆盖在客人的口鼻下巴上，一股温热的味道钻入鼻孔，沁入心脾。少时，“吴聋子”把刮胡刀在荡刀布上用力荡几下，就揭开毛巾，从客人的脸颊、耳廓、鼻翼、上唇、下巴、脖颈仔仔细细地刮起来，如春风拂面。刮到凹凸不平处，他就用指肚挤、推、碾、抹、粘，再用刀尖部位小心地拾掇。胡子、面刮好了，再掏耳朵，掏完左边的，再把理发椅转过来，迎着光，掏右边的。掏完再用转毛球在耳朵里转几圈，顿时心里就像有一万只蚂蚁爬过，痒酥酥的。客人闭上眼睛，享受极了，怕是给个皇帝也不换。有的客人在他的服侍下都睡着了，打起了轻微的鼾。“吴聋子”用剪刀修剪一下鼻毛，用毛巾拭一下面，最后抠点雪花膏于掌心，搓一下，轻匀地抹在客人的脸上，再扶起座椅，揉一下肩膀，用力一拍：“好了！”客人恍恍惚惚站起来，一身轻松。

这一整套搞完，差不多要一个小时。梦醒时分，他又会和人拉拉家常。

吴师傅现在怕是有七八十岁了，也不知道理发店还在不在了？这么多年没和吴师傅聊天了，我准备长假回老家去看他。